# 鬼谷子

鬼谷子敘

鬼谷子陶宏景注三卷同年孫淵如編修讀道藏於華陰嶽廟時所錄本也乾隆丁未恩復與淵如校書于文源閣暇日出以相示計欲付梓旋以乞假歸里不果戊申冬來京師因取而校之按鬼谷子不知何人道藏目錄云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史記云蘇秦師事鬼谷先生拾遺記則以鬼谷爲歸谷蓋歸鬼聲轉爾雅曰鬼之爲言歸也其謂蘇秦託名鬼谷者以史記蘇秦列傳有簡練以爲揣摩期年揣摩成之語而鬼谷子適有揣摩二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或云周時豪士隱于鬼谷者近是書凡三卷自捭闔至符言凡十二篇轉丸胠

篋二篇舊亡又有本經陰符七篇及持樞中經共二十一篇考說苑史記注文選注太平御覽意林諸書所引頗有數條爲今書所不載或文與今本差異則知書之脫佚不僅轉丸胠篋二篇也是書不見漢志至隨唐始著録隨書作三卷舊唐書新唐書皆作二卷又作三卷直題曰蘇秦撰史記索隱引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然漢書從横家有蘇子三十二篇使假名鬼谷何以班固畧而不注也柳子厚嘗譏其險盭峭薄妄言亂世今觀其書詞峭義奥反覆變幻蘇秦得其緒餘即掉舌爲從約長眞從横家之祖也至注鬼谷者舊有樂壹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四家陶注至中興書

目始見樂注文選注中一引之太平御覽遊說部所引注皆與陶注不同意亦樂氏注也今藏本不著注者名氏淵如據注中有元亮曰云云元亮爲陶潛字宏景引其言故去姓稱字斷爲陶注恩復按中興書目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皆稱陶宏景注則知陶注自宋迄今猶存又有嘉祐二年刻本中引陶注者三皆與今注合益信爲陶注無疑鬼谷子世多有其書而陶注不傳向非道藏所存則亦終湮失矣恩復因刺取唐宋書注所引校正文字一二舊注亦掇而存之附於本文之下其或他書所引本文今本不載及稱鬼谷事迹足相攷證者并附錄于後以備觀覽

焉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朔翰林院庶吉士江都秦恩復
撰

# 鬼谷子敘

翰林院編修充 內廷國史館纂修 武英殿纂修 文源閣詳校官秦恩復撰

鬼谷子陶宏景注三卷陽湖孫淵如同年讀道藏於華陰嶽廟時所錄本也乾隆丁未恩復與淵如校書于文源閣暇日出以相示計欲付梓旋以乞假歸里不果戊申冬來京師因取而校之按鬼谷子不知何人道藏目錄云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史記云蘇秦師事鬼谷先生拾遺記則以鬼谷爲歸谷蓋歸鬼聲轉爾雅曰鬼之爲言歸也其謂蘇秦託名鬼谷者以史記蘇秦列傳有簡練以爲揣摩期年揣摩成之語而鬼谷子適有揣摩二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或云周時豪士隱于鬼

谷者近是書凡三卷自捭闔至符言凡十二篇轉丸胠篋二篇舊亡又有本經陰符七篇及持樞中經共二十一篇考說苑史記注文選注太平御覽意林諸書所引頗有數條爲今書所不載或文與今本差異則知書之脫佚不僅轉丸胠篋二篇也是書不見漢志至隋唐始著錄隋書作三卷舊唐書新唐書皆作二卷又作三卷直題曰蘇秦撰史記索隱引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然漢書從橫家有蘇子三十二篇使假名鬼谷何以班固畧而不注也柳子厚嘗譏其險盭峭薄妄言亂世今觀其書詞峭義奥反覆變幻蘇秦得其緒餘卽掉舌爲從約長眞從橫家之祖也至注鬼谷者

舊有樂壹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四家陶注至中興書目始見樂注文選注中一引之太平御覽遊說部所引注皆與陶注不同意亦樂氏注也今藏本不著注者名氏淵如據注中有元亮曰云云元亮爲陶潛字宏景引其言故去姓稱字斷爲陶注恩復按中興書目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皆稱陶宏景注則知陶注自宋迄今猶存鬼谷子世多有其書而陶注不傳向非道藏所存則亦終湮失矣恩復因刺取唐宋書注所引校正文字一二舊注亦掇而存之附於本文之下其或他書所引本文今本不載及稱鬼谷事迹足相攷證者并附錄于後以備觀覽焉乾隆五十

四年八月朔日書

鬼谷子篇目考

隋書經籍志縱横家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 鬼谷子三卷樂一注

舊唐書經籍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撰 又三卷樂壹注 又三卷尹知章注

新唐書藝文志鬼谷子二卷蘇秦 樂壹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不著錄

柳宗元鬼谷子辯曰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盭音戾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横者時葆其書尤

者晩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鷙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蓍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張云陿音洽隘也使人狙狂失守狙子余反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中興書目鬼谷子三卷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下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圓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以告儀秦者也一本始末皆東晉陶宏景注一本捭闔反應內揵抵巇四篇不詳何人訓釋中下二卷與宏景所注同

宋史藝文志鬼谷子三卷

晁公武讀書志鬼谷子三卷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穎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于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敘王伯厚漢書藝文志攷證引晁氏讀書志云尹知敍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攷證引注云一云十二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攷證引注云一云受轉丸胠篋三章梁陶宏景注按馬氏通考經籍志引讀書志此下有隋志以為蘇秦書唐志以為尹知章注未知孰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詡不詳所從出三十五字柳子厚嘗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嶮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言益隘使人狙狂失守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紿激訐揣測憸猾之術悉備于章學

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蒼頡作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爲耶世人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言畧盡矣故撥其大要著之篇

鄭樵通志藝文略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先生楚人也生于周世隱居鬼谷）又三卷（樂壹注）又三卷（唐尹知章注）又三卷（梁陶宏景注）

馬端臨通考經籍志鬼谷子三卷

王應麟玉海引史記正義鬼谷谷名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也鬼谷子三卷樂壹注樂壹字正㑹郡人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

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朞年揣摩成按鬼谷子乃蘇秦書明矣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縱横蘇子三十二篇○鬼谷子三卷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也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鬼谷子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乃蘇秦書明矣東萊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三晉兩周云石林葉氏曰蘇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苟可入者則爲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求說周

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求說秦秦孝公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說行其所以說周者吾不能知若秦孝公而聽之則必先爲衡說以噬六國何有于周此蘇秦所以取死也太平御覽引蘇秦曰天子坐九重之內樹塞其門旒以翳明黈以隱聽鸞以抑馳後漢王符傳注引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宅于桐葉耳其與幾何御覽又引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燔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按蘇子三條其文與鬼谷子不類則鬼谷之非蘇秦書明矣劉氏涇曰老之翕張儒之闔闢其與鬼谷往來如環鬼幽而顯者也谷抑而應者也藏幽露顯一抑一應信如其名哉此條亦王伯厚考證所引故附錄之

高似孫子畧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

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

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知章唐人

陳振孫書錄解題鬼谷子三卷戰國時蘇秦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于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攷也隋志有皇甫謐樂壹二家注今本稱陶宏景注又云按唐書藝文志作二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陶宏景注鬼谷子三卷鬼谷子無鄉里族姓名字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爲號其轉丸胠篋二篇今亾貞白曰或云郎本經中經是也

附錄

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故曰聖人不朽時變自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

史記田世家索隱引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

而有齊國按莊子胠篋篇文與此同

太平御覽治道部引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諍中君有諫諍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又曰君得名則羣臣恃之

意林引鬼谷子曰人動我静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又曰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以上七條鬼谷子逸文

文選注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太平御覽禮儀部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號爲鬼

谷神生蘇秦張儀往見之先生曰吾將爲二子陳言王道子其齋戒擇日而學後儀秦齋戒而往（此條疑是鬼谷子序文）

晁公武讀書志尹知章敘秦儀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以上四條鬼谷子序）

史記蘇秦列傳蘇秦東師事于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駰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横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并有鬼谷墟蓋是其

人所居因爲號○集解鬼谷子有揣摩篇也王劭云
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爲一篇也
法言云儀秦學乎鬼谷術
論衡答佞篇蘇秦張儀從横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
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
先生泣下沾襟又明雩篇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
先生泣下沾襟
王嘉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
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
股裏夜還折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爲囊以
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

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曰子是何人答曰吾死生於山谷世論謂余歸谷子也秦儀後遊學復逢歸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干世俗之辯乃探胷中韋秩三卷書言輔時之事故儀秦學之以終身也古史考云儀秦受術鬼谷先生歸之聲與鬼相亂故也

金樓子曰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萊玉蔬別有真隱傳錄異記二條乃後人妄託其辭鄙俗今不錄

鬼谷子目錄

中經

# 鬼谷子卷上

梁陶宏景注

## 捭闔第一

捭撥動也闔閉藏也凡與人之言道或撥動之令有言示其同也或閉藏之令自言示其異也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閒也

若順稽考也聖人在天地閒觀人設教必順考古道而爲之

爲衆生之先

首出萬物以前人用先知覺後知用先覺覺後覺故爲衆生先

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

陽開以生物陰闔以成物生成既著須立名以命之也

知存亡之門戶

不忘亡者存有其存者亡能知吉凶之先見者其惟知機乎故曰知存亡之門戶也

籌策萬類一本作物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

萬類終始人心之理變化朕迹莫不朗然元悟而無幽不測故能籌策達見焉

而守司其門戶

司主守也門戶即上存亡之門戶也聖人既達物理終始知存亡之門戶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趣存

也

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之今其道一也意林引作自古及今

莫不背亡而趣存故曰其道一也

變化無窮各有所歸

其道雖一行之不同故曰變化無窮然有條而不紊

故曰各有所歸也

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闔或弛或張

此二者法象各異施教不同

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意林引無一字所字

政教雖殊至於守司門戶則一故審察其所宜先者

先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

度權量能校其伎巧短長

權謂權謀能謂才能伎巧謂百工之役言聖人之用人必量度其謀能之優劣校考其伎巧之長短然後因材而用

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

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捭而同之不肖者可闔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各盡其力但恭已無爲牧之而已矣

審定有無以（一本作與）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

言任賢之道必審定其材術之有無性行之虛實然後隨其嗜欲而任之以見其志意之眞偽也
徵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
凡言事者則徵排抑其所言撥動以反難之以求其實情實情既得又自閉藏而撥動之彼以求其所言之利何如耳
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
開而同之所以盡其情闔而異之所以知其誠也
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

凡有所言有可有不可必明審其計謀以原其同異

離合有守先從其志

計謀雖離合不同但能有所執守則先從其志以盡之以知成敗之歸也

卽欲押之貴周卽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文選注引云卽欲闔之貴密密之貴微闔作闔密之貴微上脫周字而與道相追

言撥動之貴其周備閉藏之貴其隱密而此二者皆須微妙合於道之理然後爲得也

押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

料謂簡擇結謂繫束情有眞僞故須簡擇誠或無終故須繫束也

皆[一本作既]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

權衡既陳輕重自分然後爲之度數以制其輕重輕重因得所而爲設謀慮使之道行也

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爲之慮

謂輕重不合於斤兩長短不充於度數便爲廢物何所施哉聖人因是自爲謀慮更求其反也

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納之

謂中權衡者出而用之其不中者納而藏之也

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

誠者闔而取之不誠者闔而去之

捭闔者天地之道

闔戸謂之坤闢戸謂之乾故謂天地之道

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横

陰陽變動四時開閉皆捭闔之道也縱横謂廢起也

萬物或開以起之或闔而廢之

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言捭闔之道或反之令出於彼或反之覆來於此或

反之於彼忤之於此皆從捭闔而生故曰必由此也

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

言事無開闔則大道不化言說無變故開閉者所以

化大道變言說事雖大莫不成之於變化故必豫之

吉凶繫焉

口者心之門戸六字意林引也心者神之主也

心因口宣故口者心之門戸也神爲心用故心者神之主也

志意喜欲思慮智謀皆由門戸出入意林作智謀皆從之出

凡此八者皆往來於口中故曰由門戸出入也

故關之一本有以字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

言八者若無開閉事或不節故關之以捭闔者所以制其出入開言於外故曰陽也閉情於內故曰陰也

陰陽其和終始其義

開閉有節故陰陽和先後合宜故終始義

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一本作榮顯名譽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

凡此皆欲人之生故曰始曰陽

故言死一本有亡字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

凡此皆欲人之死故曰陰曰終

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者字賭上文增一本有皆曰終言惡以終其謀

謂言說者有於陰言之有於陽言之聽者宜知其然

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

謂或撥動之或閉藏之以陰陽之言試之則其情慕

可知

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

謂與情陽者言高以引之與情陰者言卑以引之

以下求小以高求大

陰言卑小故曰以下求小陽言崇高故曰以高求大

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

陰陽之理盡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何所不可乎

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

無所不可故所說皆可

爲小無內爲大無外

盡陰則無內盡陽則無外

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
以道相成曰益以事相賊曰損義乖曰去志同曰就去而遂絕曰倍去而復來曰反凡此不出陰陽之情故曰皆以陰陽御其事也
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隱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
此言上下相成出陰陽相生也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
此言上以爵祿養下下以股肱宣力
陰陽相求由捭闔也

上下所以能相求者由開閉而生也

此天地之一本無之字當衍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

言既體天地象陰陽故其法可以說人也

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天圓地方上下之義也理盡開閉然後生萬物故爲萬事先上下之道自此出入故曰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太平御覽引作反覆篇據本文當作反覆一本亦作反應

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難之彼因難以更思必有以應也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

大化者謂古之聖人以大道化物也無形者道也動

必由道故曰無形俱生也

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已一本作此

言大化聖人稽衆捨已舉事重慎反覆詳驗欲以知來先以觀往欲以知今先以考古欲以知彼先度於已故能舉無遺策動必成功

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

動靜由行止也虛實由真偽也其理不合於今反求於古者也

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

事有不合反而求彼翻得覆會於此成此在於考彼

契令由於求古則聖人之意也

不可不察

不審則失之於後故不可不察

人言者動也己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

以靜觀動則所見審因言觀辭則所得明

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

謂言者或不合於理未可即斥但反而難之使自求

之則契理之應怡然自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

應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當

觀其次令得自盡象謂法象比謂比例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

理在元微故無形也無言則不彰故以無形求有聲聲即言也比謂比類也

其釣語合事得人實也

得魚在於投餌得語在於發端發端則語應投餌則魚來故曰釣語語則事合故曰合事明試在於敷言故曰得人實也

其張罝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釣人之網也

張網而司之彼獸自得道合其事彼理自出理既彰聖賢斯辨雖欲自隱其道無由故曰釣人之網也

常持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爲之變

持釣人之網驅令就職事也或乖彼遂不言無比如此則爲之變常易網更有以動之者矣

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

此言其變也報猶合也謂更開法象以動之旣合其心其情可見因隨其情而牧養也

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

已反往以求彼彼必覆來而就職則奇策必申故言有象比則口無擇言故可以定邦家之基矣

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

謂象比之言旣可以定基然後重之襲之反覆之皆

謂再三詳審不容謬妄故能萬事允愜無復失其辭者也

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

聖人誘愚則閉藏之以知其誠誘智則撥動之以盡其情咸得其實故事皆不疑也

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

言善反聽者乃坐忘遺鑒不思元覽故能變鬼神以得其情洞幽微而冥會夫鬼神本密今則不能故曰變也

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

言既變而當理然後牧之道審也

欲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

情明在於審收故不審則不明審基在於情明故不明則不審

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

謂言者於象比有變必有反辭以難之令其先說我乃還靜以聽之

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

此言反聽之道有以誘致之故欲聞彼聲我反靜默欲彼開張我反斂欲彼高大我反卑下欲彼收取我反施與如此則物情可致無能自隱也

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

欲開彼情先設象比而動之彼情既動將欲生辭徐徐牧養令其自言譬猶鴟鳴于陰群同必應故能以實理相歸也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

謂所言之事或因此發端或因彼發端其事有可以事上可以牧下者也

此聽真僞知同異得其情詐也

謂真僞同異情詐因此上事而知也

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

謂動作言默莫不由情與之出入至於或喜或怒亦由此情以見其式也

皆以先定爲之法則

謂上六者皆以先定於情然後法則可爲

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

反於彼者所以求覆於此因以觀彼情之所託此謂信也知人在於見情故言用此也

己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

謂聽言之道先自平靜既得其辭然後察其事或論序萬物或分別雄雌也

雖非其事見微知類

謂所言之事雖非時要然觀此可以知微故曰見微知類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縢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

聞其言則可知其情故若探人而居其內則情原必盡故量能射意乃無一失若合符契騰蛇所指禍福不差羿之引矢命處輒中聽言察情不異於此故以相況也

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從明生明能生智故欲知人必須自知

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 太平御覽引反覆篇云其相知也若比目魚其伺言也若聲與響注曰相答問也因問而言申敘其解如比目魚相須而行候察

言辭往來若影之隨形猶
之應聲按本文與此異

我能知己彼須我知必兩得之然後聖賢道合故若

比日之照聖賢合則理自彰猶光生而影見

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

以聖察賢復何所失故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

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

聖賢相與其道甚微不移寸陰見情甚疾

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

上下之道取類股肱比之一體其來尚矣故其相成

也如陰與陽其相形也猶圓與方

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

謂向晦入息未見之時當以圓道導之亦旣出潛離

隱見形之後即以方職任之

進退左右以是司之

此言用人之道或升進或黜退或貶左或崇右一惟

上圓方之理故曰以是道司之

已不先定牧人不正

方圓進退若不先定則於牧人之理不道其正也

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

用事不巧則操末續顛圓鑿方枘情道兩失故曰忘

情失道也

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已能審定以之牧人至德潛暢元風遠扇非形非容無門無戶見形而不及道日用而不知故謂之天神也

內揵第三

揵者持之令固也言上下之交必內情相得然後結固而不離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

道合則遠而親情乖則近而疏

就之不用去之反求

非其意則就之而不用順其事則去之而反求

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意林引或遙聞而相思或進前而不御

分違則日進前而不御理契則遙聞聲而相思

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

言或有遠之而相親去之反求聞聲而思者皆由內合相待素結其始故曰皆有內揵素結本始也

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

結以道德謂以道德結連於君若帝之臣名爲臣實爲師也結以黨友謂以友道結連於君王者之臣名爲臣也實爲友也結以貨財結以采色謂若桀紂之臣費仲惡來之類是也

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

自入出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隨其所欲故能固志於君物莫能間也

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

蚨母蜻蠕也似蜘蛛在穴中有蓋言蚨母養子以蓋覆穴出入往來初無間朕故物不能止之今內揵之臣委曲從君以自結固無有間隙亦由是也

內者進說辭揵者揵所謀也

說辭既進內結於君故曰內者進說辭也度情爲謀君必持而不捨故曰揵者揵所謀也

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

陰德謂陰私相德也

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

謂所言當時未合事過始驗故曰中來

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

自故遠而親者至此節鄧析子文與此微異

謂所行合於已謀待之以決其事故曰遥聞聲而相思也

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

言不得其情類而說之者必北轅適楚東轅遊秦所以見非逆也

得其情乃制其術得字上一本有必字

得其情則鴻遇長風魚縱大壑沛然莫之能禦故能制行其術也

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開

此用者謂其情也則出入自由揵開任意也

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

言以得情立事故能先知可否萬品所以結固而不離者皆由得情也

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

由夫得情故能行其仁義道德以下事也

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

混同也謂先考詩書之言以同已說然後損益時事議論去就也

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

內謂情內外謂情外得情自合失情自去此蓋理之常也

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

言善知內外者必明識道術之數損揣來事見疑能決也

策無失計立功建德

既能明道術故策無失計策無失計乃可以立功建德也

治名入產業曰揵而內合

理君臣之名使上下有序入賦稅之業使遠近無差上下有序則職分明遠近無差則徭役簡如此則爲國之基故曰揵而內合也

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揵而反之

上暗不治其任下亂不寤其萌如此天下無邦域中曠主兼昧者可行其事侮已者由是而與故曰揵而反之

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

言自賢之主自以所行爲得而外不留賢者之說如此者則爲作聲譽而飛揚之以鈞觀其心也

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

君心既善已必自有命來召已既迎而御之以行其志

若欲去之因危與之

翔而後集意欲去之因將危與之辭矣

環轉因化莫知所爲退爲大儀

去就之際反覆量宜如員環之轉因彼變化雖傍者莫知其所爲如是而退可謂全身大儀儀者法也

## 抵巇第四

巇太平御覽引作𡾊劉逵注左思賦云鬼谷先生書有抵戲篇又作戲

抵擊實也巇釁隙也墻崩因隙器壞因釁而擊實之則墻器不敗若不可救因而除之更有所營置人事

亦猶是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文選注引云物有自然槃氏注曰自然繼本名也

此言合離若乃自然之理

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

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察辭觀行則近情可見反往驗來則遠事可知古猶今也故反考往古則可驗來故曰反往以驗

巇者罅也罅者㵎也㵎者成大隙也

隙大則崩毀將至故宜有以抵之也

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三句太平御覽引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

朕者隙之將兆謂其微也自中成者可抵而塞自外來者可抵而卻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崩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抵而得深知此五者然後善抵巇之理也

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三句太平御覽引）通達計謀以識細微（四字文選注引）

形而上者謂之聖人故危兆纔形則然先覺既明且哲故獨保其用也因化說事隨機逞術通達計謀以經緯識而預防之也

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

漢高祖以布衣登皇帝位殷湯由百里而馭萬邦經

始也揮動也

其施外兆萌牙孽之謀皆由抵巇抵巇隙爲道術

言化政施外兆萌牙孽之時託聖謀而計起盡由善抵巇之理故能不失其機然則巇隙既發乃可行道術故曰抵巇隙爲道術也

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牙巇罅

此謂亂政萌牙爲國之巇罅伐射謂相攻伐而激射

聖人見萌牙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

抵覆之

如此謂抵而塞之如彼謂抵而得之反之謂助之爲理覆之謂因取其國

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五帝之政世間猶可理故曰抵而塞之是以有禪讓之事三王之事世間不可理故曰抵而得之是以有征伐之事也

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

謂五伯時右由上也

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

合離謂否泰言天地之道正觀尚有否泰爲之巇隙

又況於人乎故曰不可不察也

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

捭闔亦否泰也體大道以經人事者聖人也

聖人者天地之使也

後天而奉天時故曰天地之使也

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

上合謂抵而塞之助時爲治檢下謂抵而得之束手歸已也

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言能因循此道則大寶之位可居故能爲天地守其

神祀也

鬼谷子卷上

鬼谷子卷中

梁陶宏景注

飛箝第五

飛謂作聲譽以飛揚之箝謂牽持緘束令不得脫也

言取人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彼必露情竭志而無隱然後因其所好牽持緘束不得轉移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

凡度其權略量其材能爲遠近聲譽者所以徵遠而來近也謂賢者所在或遠或近以此徵來若燕昭尊隗卽其事也

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案下文及注異下脫之黨二字

言遠近旣至乃立賞罰之勢制能否之事事勢旣立

必先察黨與之同異別言語之是非

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

外謂浮虛內謂情實有無謂道術能否又必見其情

僞之辭知其能否之數

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

既察同異別是非見內外知有無然後與之決安危

之計定親疏之事則賢不肖可知也

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

權之所以知其輕重量之所以知其長短輕重既分

長短既形乃施隱括以輔其曲直如此則徵之亦可

求之亦可用之亦可

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

鉤謂誘致其情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故鉤箝之辭亦有等級故引鉤箝之辭內惑而得其情曰鉤外譽而得其情曰飛得情即箝持之令不得脫移故曰鉤箝故曰飛鉤箝

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

謂說鉤箝之辭或押而同之或闔而異之故曰乍同乍異也

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

不可善謂鉤箝之辭所不能動如此必先命徵召之重累者謂其人既至然後狀其材所有其人既至然

後都狀其材術所有知其所能人或因此從化者也

或先重以以字疑衍累而後毀之

或有雖都狀其所有猶未從化然後就其材術短者訾毀之人或過而從之言不知化者也

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

或有狀其所有其短自形此以重累爲毀也或有歷說其短材術便著此以毀爲重累也爲其人難動故或重累之或訾毀之所以驅誘令從化

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

其用詣人能從化將用之必先知其性行好惡動以財貨采色者欲知其人貪廉也

或量能立勢以鉤之

量其能之優劣然後立去就之勢以鉤其情以知智謀

或伺候見𡾍而箝之

謂伺彼行事見其𡾍而箝持之以知其勇怯也

其事用抵巇

謂此上事用抵巇之術而爲之

將欲用之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

將用之於天下謂用飛箝之術輔於帝王度權量能

一欲知帝王材能可輔成否天時盛衰地形廣狹人民

多少又欲知天時地利人和合其泰否諸侯之交親

疎愛憎又欲知從否之衆寡

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

旣審其慮懷知其好惡然後就其所最重者而說之又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旣知其所好乃箝而求之所好不違則何說而不行哉

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機一本有飛字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

用之於人謂用飛箝之術于諸侯也量智能料氣勢

者亦欲知其智謀能否也樞所以主門之動靜機所以主弩之放發言既知其諸侯智謀能否然後立法鎭其動靜制其放發猶樞之於門機之於弩或先而迎之或後而隨之皆箝其情以和之用其意以宴之如此則諸侯之權可得而執已之恩又得而固故曰

飛箝之綴也謂用飛箝之術連於人也

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從可箝而横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用於人謂以飛箝之術任使人也但以聲譽揚之故曰空往彼則開心露情歸附於已故曰實來既得其

情必綴而勿失又令數奏以言以究其辭如此則從

橫東西南北反覆惟在己之箝引無思不服

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雖有覆敗必能復振不失其節度此箝之終也

忤合第六

大道既隱正道不得坦然而行故將合於此必忤於彼令其不疑然後可行其意卽伊呂之去就是也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

言趨合倍反雖參差不齊然施之計謀理乃適合

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爲制

言倍反之理隨化而轉如連環之屬然其去就各有

形勢或反或覆理自相求莫不因彼事情爲之立制也

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

所多所少謂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既知多少所宜然後爲之增減故曰以此先知謂用倍反之理知之也轉化謂變以從化也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二句意林引

能仁爲貴故無常貴主善爲師故無常師

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不聽

善必為之故無不為無稽之言不聽故無所聽

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

於事必成於謀必合如此者與衆立之推以為主也

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

合於彼必離於此是其忠謀不得兩施也

必有反忤反於是一本作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

既有不兩施宜行反忤之術反忤者意欲反合於此

必行忤於彼忤者設疑其事令昧者不知覺其事也

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

大小進退其用一也

用之者謂反忤之術量者謂其事業有無與謂與之親凡行忤者必稱其事業所有而親媚之則暗主無從而覺故得行其術也所行之術雖有大小進退之異然而至於稱事揚親則一故曰其用一也

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

將行反忤之術必須先定計謀然後行之又用飛箝之術以彌縫之

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

言古之深識背向之理者乃合同四海兼并諸侯驅置忤合之地然後設法變化而轉移之衆心既從乃

求其眞主而與之合也

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尚（一本作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太平御覽引忤合篇云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此天知之至歸之不疑注云伊尹呂尚各以至知說聖王因擇釣行其術策按本文與此小異）

伊尹呂尚所以就桀紂者以忤之令不疑彼既不疑然後得合於其眞主矣

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

以天命系于殷湯文王故二臣歸二主不疑也

非至聖人達與不能御世不（揣別本滑）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眞

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

夫忤合之道不能行於勝已而必用之於不我若故知誰不如然後行之也

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既行忤合之道於不如已者則進退縱橫唯吾所欲耳

揣篇第七 太平御覽引作揣情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之 一本無之

字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之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別本無臣字）之親疏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別本無知字）睿孰少孰多（別本作孰多孰少）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一本有疎字別本有信字）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如（一本無如字別本同）此者是謂權量

天下之情必見於權也善修量權其情可得而知之

知其情而用之者何適而不可哉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二句文選注引上有藏形二字似誤）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

夫人之性甚喜則所欲著甚懼則所惡彰故因其彰著而往極之惡欲既極則其情不隱是以情欲因喜懼之變而失也

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

雖因喜懼之時以欲惡感動尚不知其變如此者乃且置其人無與之語徐徐更問斯人之所親則其情欲所安可知也

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以（一本無以字）謂測深揣情（文選注引此四字）

夫情貌不差內變者必見外貌故常以其外見而知

其內隱觀色而知情者必用此道此所謂測深揣情也

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太平御覽引揣情篇云說王公君長則審情以說避所短從所長今按藏本無此文

審權量則國事可計審揣情則人主可說至於謀慮情欲皆揣而後行故曰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也

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

言審於揣術則貴賤成敗唯已所制無非揣術所為故曰其數一也

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

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

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雖玄曠元妙若不兼揣情之術則彼之隱匿從何而求之然則揣情者乃成謀之本而說之法制也

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難爲

挾揣情之術者必包獨見之明故有事於人人莫能先也又能窮幾盡變故先事而至自非體元極妙則莫能爲此矣故曰此難爲者也

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

人情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欲揣度而守司之不亦難乎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謀慮出於人情必當知其

時飾此其所以最難也

故覩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

蜎飛蠕動微蟲耳亦猶懷利害之心故順之則喜悅逆之則勃怒況於人乎況于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無順逆者事之所必行然則順之招利逆之致害理之常也觀此可以成生事之美生事者必審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

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言既揣其情然後修飾言語以道之故說辭必使成文章而后可論也

摩篇第八 太平御覽引作摩意篇

摩之符也 別本有內字 內符者揣之主也 太平御覽引摩意篇云摩者揣之也

今按全篇無此文附錄于此○按此節文義不明疑有脫誤御覽所引亦有脫字無善本是正姑仍之

謂揣知其情然後以其所欲摩之故摩為揣之術內符者謂情欲動於內而符驗見於外揣者見外符而知內情故曰符為揣之主也

用之有道其道必隱

揣者所以度其情慕摩者所以動而內符用揣摩者必先定其理故曰用之有道然則以情度情情本潛密故曰其道必隱也

微 別本微字據前隱字讀 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

應也必有爲之

言旣揣知其情所趨向然後以其所欲微而摩之得所欲而情必動又測而探之如此則內符必應內符旣應必欲爲其所爲也

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一本有能字成其事而無患

君旣所爲事必可成然後從之臣事貴於無成有終故微而去之爾若乃已不同於此計令功歸於君如此可謂塞窌匿端隱貌逃情情逃而窌塞則人何從而知之人旣不知所以息其所僭妬故能成事而無患也

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

此摩甚微彼應自著觀者但覩其著而不見其微如此用之功事在彼故事無不可也

古之善摩者如操鈎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御覽引焉作矣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鈎者露餌而藏鈎故魚不見鈎而可得賢者觀功而隱摩故人不知摩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兵勝由於善摩摩隱則無從而畏故曰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

潛謀陰密日用不知若神道之不測故曰神也功成

事遂煥然彰著故曰明也

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

聖人者體道而設教參天地而施化韜光晦迹藏用顯仁故人安德而不知其所以利從道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比之神明

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善戰者絕禍於心胸禁邪于未萌故以不爭爲戰師旅不起故國用不費至德潛暢元風遐扇功成事就百姓皆得自然故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比之于

神明

其（別本無其字）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

凡此十者皆摩之所由而發言人之材性參差事務變化故摩者亦消息盈虛因幾而動之

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諂也

名貴發揚故曰發也行貴成功故曰成也

故聖人所獨用者眾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

言上十事聖人獨用以爲摩而能成功立事然眾人

莫不有所以用之非道不能成

故謀莫難于周密說莫難于悉聽事莫難于必成二句太平

御覽引悉聽作悉行又注云摩下失其情故能建功此三者摩摩字據別本增然後能之

謀不周密則失幾而害成說不悉聽則違順而生疑

事不必成則止質而有廢皆有所難能任之而無難

者其唯聖人乎

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

隙也

爲通者說謀必虛受如受石投水開流而納泉如此

則何隙而可得故曰結而無隙也

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

大謀成必先考合于術數故道術時三者相偶合然後事可成而功業可立也

說者聽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別本有必字）聽

進說而能令聽者其惟情合者乎

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四句北堂書鈔引又意林引此四句下有此類相應也五字與藏本異）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

言內符之應外摩得類則應譬猶水流就濕火行就燥也

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

善於摩者其唯聖人乎故曰獨行之道者也

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見幾而作何晚之行功成不拘何抱之有久行此二者可以化天下

權篇第九 太平御覽引作量權篇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

說者說之於彼人也說之者有資於彼人也資取也

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

說者所以文飾言語但假借以求入於彼非事要也亦既假之須有損益故曰假之者損益之謂也

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

謂彼有所問卒應而對之者但便利辭也辭務便利

故所 此下當有脫誤

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

發實事務以成義理者欲明其眞僞也眞僞既明則符驗自口口符驗也言或反覆欲相却也

難言者却論也却論者釣幾也

言或不合反覆相難所以却論前事也却論者必理精而事明幾微可得而盡矣故曰却論者釣幾也求其深微曰釣也

佞言者諂而于忠 于字應是干字之譌爾雅釋言曰干求也元注自明 四篇及注并同

諂者先意承欲以求忠名故曰諂而于忠

諛言者博而干智
博者繁稱文辭以求智名故曰博而干智
平言者決而干勇
決者縱舍不疑以求勇名故曰決而干勇
戚言者權而干信
戚者憂也謂象憂戚而陳言也權者策選進謀以求
信名故曰權而干信
靜言者反而干勝
靜言者謂象清淨而陳言反者先分不足以窒非以
求勝名故曰反而干勝
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

縱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

已實不足不自知而內訟而反攻人之過窒佗言非如此者反也

故口者機關也所以閼閼字脫諸太平御覽及注文皆閉情意也

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

口者所以發言語故曰口者機關也閉情意之否在於機關故曰所以閼閉情意也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心得耳目即能窺見間隙見彼姦邪故曰窺間見姦邪耳心目三者調和而相應感則動必成功吉無不利其所無口口則以順道而動故

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者也
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
苟能觀要得理便可曲成不失故雖繁言紛葩不亂
翱翔越口不迷變易改常而不危害也
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
五色爲有目者施故無目不可得而示其五色五音
爲有耳者作故無耳不可得而告其五音此二者爲
下文分也
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
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
此不可以往說於彼者爲彼暗滯無所可開也彼所

一不來說於此者爲此淺局無所可受也夫淺局之與暗滯常閉塞而不通故聖人不事也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二句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引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口食可以肥百體故可食也口言或可以招百殃故不可以言也言者觸忌諱故曰有忌諱也金爲堅物衆口能爍之則以衆口有私曲故也故曰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一本脫事字則欲成可聽在於合彼可成在於順理此爲下起端也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一本有智者二字不

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四句意林引不用其所拙上無智者二字工作巧

故不困也

智者之短不勝愚人之長故用愚人之長也智者之拙不勝愚人之工故用愚人之工也常能棄拙短而用工長故不困也

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人能從利之所長避害之所短故出言必見聽舉事必有成功也

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太平御覽引量權篇云介蟲之捍必以甲而後動螫蟲之動必先螫毒故禽獸知其所長而談者不知用也注云蟲以甲自覆障而言說者不知其長拔

本文與此小異

言介蟲之捍也口堅厚以自藏螫蟲之動也行毒螫以自衛此用其所長也故能自免於害至於他鳥獸莫不知用其長以自保全談者感此亦知其所用而用也

故曰讙言五曰病曰恐（原本作怨據別本改正）曰憂曰怒曰喜

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一本引作正文）

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

病者恍惚故氣衰而不神也

恐者腸絕而無主也

恐者內動故腸絕而言無主也

憂者閉塞而不泄也

憂者快悒故閉塞而言不泄也

怒者妄動而不治也

怒者鬱勃故妄動而言不治也

喜者宣散而無要也

喜者搖蕩故宣散而言無要也

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

此五者既失於平常故用之在精而行之在利其不精利則廢而止之也

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原本別本作與拙者言據太平御覽改正）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三句太平御覽引）與貴者言依於勢與

富者言依於高高當從鄧析子作象爲是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鄧析子無此句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過當作進別本作通鄧析子作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術太平御覽引作說而人常反之太平御覽引量權篇云言有通者從其所長言有塞者從其所短注云人雖說係適理違節放從從其長者以昭其德人古難滯節從其初辭宜其善以顯其行言說之樞機抑物之志務者也今本全脫無此文附錄于此

此量交發言之術也不達者反之則逆理而不免成於害也

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爲也

與智者語將以其明斯術與不智者語以此術教之然人迷囿日久教之不易故難爲也

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

言者條流舛雜故多類也事則隨時而化故多變也

若言不失類事亦不亂

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

不亂故不變故其主有常能令有常而不變者智之

用也故其智可貴而不妄

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聽聰則真偽不亂知明則可否自分辭奇則是非有

證三者能行則功成事立故須貴也

## 謀篇第十 太平御覽引作謀慮篇

為人別本無為人二字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

得其所因則其情可求見情而謀則事無不濟

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一本作計）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太平御覽引謀慮篇云乃立三儀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注云三儀有上有下有中）

言審情之術必立上智中才下愚三者參以驗之然後奇計可得而生奇計既生莫不通達故不知其所擁蔽然此奇計非自今也乃始於古之順道而動者蓋從於順也

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并引又載字上藝文類聚有必字宋書禮志引此亦有必字）天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

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太平御覽引鬼谷子曰肅愼氏獻白雉于文王還恐迷路問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今按全書無此文疑是司南句下注文也

同情謂欲其謀立事事若俱成後必相親若乃一成一害後必相疎理之常也

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別本有偏其字害者也、

同惡謂同爲彼所惡後若俱害情必相親若乃口口口口理必相疎亦理之常也

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一本有其字類一也、

同異之分用此而察

故墻壞於其其字據別本增隙木毀於其節意林引二其字並作有斯蓋其分也

墻木毀由於隙節況於人事之變生於同異故曰斯蓋其分

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六句太平御覽引無於字又引注曰會同異曰議決是非曰說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

言事有本根各有從來譬之卉木因根而有枝條花葉故曰變隙然後生於事業生事業者必須計謀成計謀者必須議說議說必有當否故須進退之既有黜陟須事以爲法而百事百度何莫由斯而至其道

數一也

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

使輕貨者出費則費可全使輕難者據危則危可安使達數者立功則功可成總三材而用之可以光耀千里豈徒十二乘而已

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而裁之

以此三術取彼三短可以立事立功也謀者因事興慮宜知之而裁之故曰因事而裁之

故爲强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

柔弱勝於剛强故積弱可以爲强大直若曲故積曲可以爲直少則得衆故積不足可以爲有餘然則以弱爲强以曲爲直以不足爲有餘斯道術之所行故曰道術行也

故外親而內疏者說內內親而外疏者說外

外陽相親而內實疏者說內以除其內疏內實相親而外陽疏者說外以除其外疏也

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

若內外無親而懷疑者則因其疑而變化之彼或因

見而有所見則因其所見而然之

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

既然見彼或有可否之說則因其說要結之可否既形便有去就之勢則因其勢以成就之

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

去就既成或有惡患則因其惡也以權量之因其患也爲斥除之

摩而恐之高而動之

患惡既除或恃勝而驕者便切摩以恐懼之高危以感動之

微而正之符而應之

雖恐動之尚不知變者則微有所引據以證之爲設

符驗以應之

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

雖有爲設引據符驗尚不知變者此則或深不可救

也使擁而塞之亂而惑之因抵而得之如此者可以

計謀之用也

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

公者揚于王庭名爲聚訟莫執其咎其事雖成私者

不出門庭愼密無失其功可立故公不如私雖復潛

謀不如與彼要結二人同心物莫之間欲求其隙其

可得乎

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

正者循理守常難以速進奇者反經合義事同機發故正不如奇奇計一行則流通而莫知止也故曰奇流而不止者也

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

與人主言奇則非常之功可立與人臣言私則保身之道可全

其身內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

身在內而言外泄者必見疏也身居外而言深切者必見危也

無以人之近所不欲（別本作無以身之所不欲）而强之於人無以人

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

謂其事雖近彼所不欲莫強與之將生恨怨也教人當以所知令反以人所不知教之猶以暗除暗豈爲益哉

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

學順人之所好避諱人之所惡但陰自爲之非彼所逆彼必感悅明言以報之故曰陰道而陽取之也

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

將欲去之必先聽縱令極其過惡過惡旣極便可以法乘之故曰縱之者乘之也

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託焉

貌者謂察人之貌以知其情也謂其人中和平淡見善不美見惡不非如此者可以至情託之故曰至情託焉

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

謂彼情寬密可令知者可為用謀故曰可知者可用也其不寬密不可令知者謀者不為用謀也故曰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

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制命也

一制命者言命為人所制也

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

聖人之道內陽而外陰愚人之道內陰而外陽

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安（爲存爲安二爲字一本皆作反）然而無爲而貴智矣

智者寬恕故易事愚者猜忌故難事然而不智必有危亡之禍以其難事故賢者莫得申其計畫則亡者遂亡危者遂危欲求安存不亦難乎今欲存其亡安其危則他莫能爲惟智者可矣故曰無爲而貴智矣

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

衆人所不能知衆人所不能見智獨能用之所以貴於智矣

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

亦既用智先己而後人所見可否擇事爲之將此自爲所見不可擇事而爲之將此爲人亦猶伯樂教所親相駑駘教所憎相千里也

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言先王之道貴於陰密尋古遺言證有此理曰天地之化唯在高深聖人之制道唯在隱匿所隱者中正自然合道非專在仁義忠信也故曰非獨忠信仁義道理達於此義者原本作之據別本改正則可與言

言謀者曉道理能於此義達暢則可與語至而言

極矣

也能得此則可與殺遠近之義

殺養也若能得此道之義則可與居大寶之位養遠

近之人誘於仁壽之域也

## 決篇第十一

爲人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害至於

誘也

有疑然後決故曰必托於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則善

有患則惡福患之理未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

福惡其有患然善於決疑者必誘得其情乃能斷其

可否也

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奇之所託

懷疑曰惑不正曰偏決者能無惑偏行者乃有通濟然後福利生焉若乃去其福利則疑者不受其決

若有利於善者隱託於惡則不受矣致疏遠

謂疑者本其利善而決者隱其利善之情反託之於惡則不受其決更致疏遠矣

故其有使失利其（一本無其字）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

言上之二者或去利託於惡疑者既不受其決則所行罔能通濟故有失利罹害之敗凡此皆決事之失也

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

聖人善變通窮物理凡所決事期於必成事成理著者以陽德決之情隱言僞者以陰賊決之道成志直者以信誠決之繇小隔微者以蔽匿決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決之

陽勵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

勵勉也陽爲君道故所言必勵於一一無爲也陰爲臣道故所言必勵於二二有爲也君道無爲故以平素爲主臣道有爲故以樞機爲用言一也二也平素

也樞機也四者其所施爲必精微而契妙然後事行

而理不難

於是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

君臣既有定分然後度往驗來參以平素計其是非

於理既可則爲之決也

公王大人之事也危而美（一本作變）名者可則決之

危由高也事高而名美者則爲決之

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

所謂患而不費故爲決之

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爲之者可則決之

所謂知之所無柰何安之若命故爲之決（一本引作正文）

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

去患從福之人理之大順故爲決之也

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一本作基以正亂治決成敗難爲者

治亂以之正成敗以之決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曰難爲

故先王乃用蓍龜者以自決也

夫以先王之聖智無所不通猶用蓍龜以自決況自斯巳下而可以專巳自信不博謀於通識者哉

符言第十二

發言必驗有若符契故曰符言

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一本作先肉無無不二字

被及也肉肥也謂饒裕也言人若居位能安徐正靜則所及人節度無不饒裕

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

言人君善與事結而不安靜者但虛心平意以待之傾損之期必至矣

有主位

主於位者安徐正靜而已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智鄧析子作公

目明則視無不見耳聰則聽無不聞心智則思無不通是三者無擁則何措而非當也

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心子作智鄧析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葢用此道也

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

夫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若雲從龍風從虎霈然而萃之㵾輻湊並進不亦宜乎若日月照臨其可塞哉故曰明不可塞也

有主明

主於明者以天下之目視也

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

崇德之術在於恢宏博納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辭流故能成其深聖人不拒衆故能成其大故曰勿堅而拒之也

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

言許而容之衆必歸而防守拒而逆之衆必違而閉塞歸而防守則危可安違而閉塞則通更壅夫崇德者安可以不宏納哉

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歟一本無歟字

高莫過山猶可極深莫過淵猶可測若乃神明之位德術正靜迎之不見其前隨之不見其後其可測量

乎哉

有主德

主於德者在於含宏而勿距也

用賞貴信用刑貴正

賞信則立功之士致命捐生刑正則受戮之人沒齒無怨也

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闇化矣

言施恩行賞耳目所見聞則能驗察不謬動必當功如此則信在言前雖不見聞者莫不闇化也

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于君

言每賞從信則至誠暢於天下神明保之如赤子天祿不傾如泰山又况不逞之徒欲奮其姦謀干於君位者哉此猶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

有主賞

主於賞者貴於信也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

天有逆順之紀地有孤虛之理人有通塞之分有天下者宜皆知之

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

夫四方上下左右前後有陰陽向背之宜有國從事者不可不知又熒惑天之法星所居災眚吉凶尤著

故曰雖有明天子必察熒惑之所在故亦須知也

有主問

主於問者須辨三才之道

心爲九竅之治君爲五官之長

九竅遲爲心之所使五官動作君之所命

爲善者君與之賞爲非者君與之罰

賞善罰非爲政之大經也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

與者應彼所求求者應而無得應求則取施不妄得

應則行之無怠循性而動何勞之有

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固一本作故郡析子亦作故能久長

因求而與悅莫大焉雖無玉帛勸同賞矣然因逆理

禍莫速焉因之循理固能長久者也

有主因

主於因者貴於循理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亂

周謂徧知物理於理不周故羣臣亂也

家于其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一本作閒

家猶業也羣臣既亂故所業者無常而內外閉塞觸

途多礙何如知所開乎

開閉不善不見原也

開閉即捭闔也既不用捭闔之理不見爲善之源也

有主周

主於周者在於徧知物理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

用天下之目視故曰長視用天下之耳聽故曰飛耳

用天下之心慮故曰樹明者也

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闇變更

言用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故千里之外隱微之中

莫不元覽既察隱微故為姦之徒絕邪於心胷故曰

莫不闇變更也

有主恭

主於恭者在於聰明文思

循名而爲實安而完

實既副名所以安全

名實相生反相爲情

循名而爲實因實而生名名實不虧則情在其中

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

名當自生於實實立自生於理

理生於名實之德

無理不當則名實之德自生也

德生於和和生於當

有德必和能和自當

有主名

主於名者在於稱實

轉丸胠亂揣治亂篇作兩二篇皆亡一本作轉丸第十三胠篋第十四下注亡字

或有莊周胠篋而充次第者按鬼谷之書崇尚計謀

祖述聖智而莊周胠篋乃以聖人為大盜之資聖法

為桀跖之失亂天下者聖人之由也蓋欲縱聖棄智

驅一代於混茫之中殊非此書之意蓋無取焉或曰

轉丸胠篋者本經中經是也別本引稱陶宏景曰

鬼谷子卷中

鬼谷子卷下　　梁陶宏景注

本經陰符七篇（自本經以下一本題作外篇）

陰符者私志於内物應於外若合符契故曰陰符由本以經末故曰本經

盛神法五龍

五龍五行之龍也龍則變化無窮神則陰陽不測故盛神之道法五龍也

盛神中有五氣神爲之長心爲之舍德爲之人養神之所歸諸道

五氣五藏之氣也謂神魂魄精志也神居四者之中故爲之長心能含容故爲之舍德能制邪故爲之人

然養事之宜歸之於道

道者天地之始一　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

無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道始所生者一故曰一　其紀也言天道混成陰陽陶鑄萬物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包容宏厚莫見其形至於化育之氣乃先天地而成不可以狀貌詰不可以名字尋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是以謂之神靈

故道者神明之源一　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

神明稟道而生故曰道者神明之源也化端不一有

時不化故曰一其化端也循理有成謂之德五氣各
能循理則成功可致故曰德養五氣也一者無爲而
自然者也心能無爲其術自生故曰心能得一乃有
其術也

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一本無神字）乃爲之使

心氣合自然之道乃能生術術之有道由舍則神乃
爲之使

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生受之天謂之
眞人眞人者與天爲一

十二者謂目見色耳聞聲鼻受香口知味身覺觸意
思事根境互相停舍故曰十二舍也氣候由之出入

故曰氣之門戶也唯心之所操秉故曰心之總攝也
凡此皆受之於天不虧其素故曰眞人眞人者體同
於天故曰與天爲一也
而知之者內修鍊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
內修鍊謂假學而知之者也然聖人雖聖猶假學而
知假學即非自然故曰以類知之也
故人與生一出於化物
言人相與生在天地之間其得一耳旣出之後隨物
而化故有不同也
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心術術必有不通
竅謂孔竅也言之事類在於九竅然竅之所疑必與

術相通若乃心無其術術必不通也

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謂化

心術能通五氣自養然養五氣者務令來歸舍神既來舍自然隨理而化也

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一本脫也字神其一長也

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者不衰四邊威勢無不爲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眞人

言能化者在於全五氣神其一長者言能齊一志思而君長之神既一長故能靜和而養氣氣既養德必和焉四者志思神德也四者能不衰則四邊威勢無有不爲常存而舍之則神道變化自歸於身神化歸

身可謂眞人

眞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爲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一者無爲也言眞人養產萬類懷抱天心施德養育皆以無爲爲之故曰執一而產養萬類至於志意思慮運行威勢莫非自然循理而動故曰無爲以包也然通達此道其唯善爲士乎旣能盛神然後乃可養志者也

養志法靈龜

志者察是非龜者知吉凶故曰養志法靈龜

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

言以心氣不達故須養志以求通也

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志則（一本無志字）

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

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志故所思不達者也

故心氣一則欲不偟欲不偟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

思（一本無思字）理達矣

此明寡欲者能養其志故思理達矣

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一本作暴）於胷中

和通則莫不調暢故亂氣自消

故內以養氣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職明

矣

心通則一身泰職明則天下平

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養其氣（一本無氣字）志知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

　將欲用之於人謂以養志之術用人也養志則氣盛不養則氣衰盛衰既形則其所安所能可知矣然則善於養志者其唯寡欲乎

志不養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

　此明喪神始於志不養也

神喪則髣髴髣髴則叅會不一

髣髴不精明之貌叅會謂志心神三者之交會也神不精明則多違錯故叅會不得其一

養志之始務在安巳巳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安者謂少欲而心安也威勢旣不分散神明常來固守如此則威精分勢震動物也上分謂散亡也下分謂我有其威而能動彼故曰乃能分也

實意法騰蛇

意委曲蛇能屈伸故實意法騰蛇也

實意者氣之慮也

意實則氣平氣平則慮審故曰實意者氣之慮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

智不可亂故能成其計謀功不可間故能寧其邦國

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神者得則凝一本作得其寧凝

心安則物無爲而順理不思而元覽故雖心之所不錯神自得之得之則無不成矣凝者成也

識氣寄姦邪得邪得二字一本脫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無由心矣

寄謂客寄言氣非眞但客寄耳故姦邪得而倚之詐

謀得而惑之如此則言皆胷臆無復由心矣

故信心術守眞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

言心術誠明而不虧眞一守固而不化然後待人接物彼必輸誠盡意智者慮能明者獻策上下同心故能交會也用天下之耳聽故物候可知矣

計謀者存亡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

計得則存計失則亡故曰計謀者存亡之樞機慮不合物則聽者不爲已聽不審著聽既不審候豈得哉乖候而謀非失而何故計謀之慮務在實意實意必

從心術始故曰必在心術始也
無為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
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太虛待神往來
言欲求安心之道必寂澹無為如此則五臟安靜六
腑通和精神魂魄各守所司澹然不動則可以內視
無形反聽無聲志慮定太虛至神明千萬往來歸於
已也
以觀天地開闔知萬物所造化見（一本作具）陰陽之終始原
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一本無天字）
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
唯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能知於不知

見於不見豈待出戶牖闚之然後知見哉豈以天具

而命不行而至也

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道無思也無爲也然則道知者豈用知而知哉以其

無知故能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來舍宿猶舍也

分威法伏熊

精慮動物謂之威發近震遠謂之分熊之搏擊必先

伏而後動故分威法伏熊

分威者神之覆也

覆猶衣被也震神明衣被然後其職可分也

故靜固志意神歸其舍則威覆盛矣

言致神之道必須靜意固志自歸其舍則神之威覆隆盛矣舍者志意之宅也

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

外威既盛則內志堅實表裏相副誰敢當之物不能當之物不能當則我之威分矣威分動則物皆肅然畏其人之若天也

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一本脫若字以鎰稱銖

言威勢既盛人物肅然是我實有而彼虛無故能以我實取彼虛以我有取彼無取之也動必相應猶稱銖以成鎰二十四銖爲鎰者也

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

言威分勢發物猶風故能動必有隨唱必有和但撓其指以名呼之則羣物畢至然徐徐以次觀其餘衆猶性安之各令得所於是風以動之變以化之猶泥之在鈞羣器之形自見如此則天下樂推而不厭誰能間之也

審於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

言審識唱和之理故能有間必知我既知間亦既見間即能間故能明於動變而威可分者

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

既能養志伏意視之其間則變動之術可成矣

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己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爲之形勢

謂自知志意固實者此可以自養也能行禮讓於己者乃可以養人也如此則神存於内兵亡於外乃可爲之形勢也

散勢法鷙鳥

勢散而後物服猶鳥擊禽獲故散勢法鷙鳥也

散勢者神之使也

勢由神發故勢者神之使

用之必循間而動

無間則勢不行故用之必循間而動

威肅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

言威敬內盛行之又因間而發則勢自然而散矣

夫散勢者心虛志溢

心虛則物無不包志溢則事無不決所以能散其勢

意失威勢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

志意衰微而失勢精神挫衂而不專則言疏外而譎變

故觀其志意爲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

知其志意隆替然後可爲之度數度數既立乃後揣說之圖其事也必盡圓方之理變短長之用也

無則不散一本作存勢散者一本作散勢者待間而動動一本有而字勢分矣

散不得間則勢不行故散勢者待間而動動而得間勢自分矣

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

五氣內精然後可以外察虛實之理不失則間必可知有間必知故能不失分散之實也

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

計謀者志意之所成故隨其志意必知其計謀也

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

神不肅察所以勢敗

轉圓法猛獸

言聖智之不窮若轉圓之無止轉圓之無止猶獸威無盡故轉圓法猛獸

轉圓者無窮之計一本有也字 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原一本作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

聖心若鏡物感斯應故不測之智心術之要可通也

而神道混沌爲一以變論萬義一本無義字 類說義無窮

既以聖心原不測通心術故雖神道混沌妙物杳冥而能類其萬類之變說無窮之義也

智畧計謀各有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

類不同

事至然後謀興謀興然後事濟事無常準故形容不同圓者運而無窮方者止而有分陰則潛謀未兆陽則功用斯彰吉則福至凶則禍來凡此事皆反口口故曰事類不同者也

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

此謂所謀圓方以下六事旣有不同或多乖謬故聖人法轉圓之思以求順通合也

故興造化者爲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本一作機

聖人體道以爲用其動也神其隨也天故興造教化

其功動作先合大道之理以稽神明之域神道不遺

然後發施號令

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一本知作各

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一本無也字

天地則獨長且久故無極人事則吉凶相生故無窮天地以日月不過陵谷不遷爲成人事以長保元亨考終厥命爲成故見其計謀之得失則吉凶成敗之所終皆可知也

轉圜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

轉圜而從方

言吉凶無常準故取類轉圜然聖人坐忘遺鑒體同

乎道故先知存亡之所在乃後轉圓而從其方棄凶而從吉方謂存亡之所在也

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

圓者通變不窮故能合彼此之語方者分位斯定故可錯有爲之事轉化者改禍爲福故可觀計謀之得失接物者順通人情故可以觀進退之意是非之事也

皆見其會乃爲要結以接其說也

謂上四者必見會之變然後總其綱要而結之則情僞之說可接引而盡矣

損兌法靈蓍

老子曰塞其兌河上公曰兌目也莊子曰心有眼然則兌者謂以心眼察理也損者謂減損他慮專以心察也兌能知得失蓍能知休咎故損兌法靈蓍也

損兌者幾危之決也

幾危之理兆動之徵非心眼莫能察見故曰損兌者幾危之決也

事有適然物有成敗幾危之動不可不察

適然者有時而然也物之成敗有時而然幾危之動自微至著若非情適遠心知機元覽則不能知於未兆察於未形使風濤潛駭危機密發然後河海之量

堙爲窮流一簣之積疊成山嶽不謀其始雖悔何之
故曰不可不察
故聖人以無爲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
夫聖人者勤於求賢密於任使故端拱無爲以待有
德之士士之至也必敷奏以言故曰言察辭也又明
試以功故曰合於事也
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
用其心眼故能知之滅損他慮故能行之
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爲辭也
言滅損之說及其所說之物理有不可聖人不生辭
以論

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

智者聽與人之須采芻蕘之言雖復辨周萬物不自說也故不以已能言而棄人之言既有衆言故辭當而不煩還任衆心故心誠而不僞心誠言當志意豈復亂哉

當其難易而後（一本作復）爲之謀自然之道以爲實

失事而後謀生改常而後計起故心當其難易之際然後爲之謀謀失自然之道則事廢而功虧故必因自然之道以爲用謀之實也

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爲之辭

夫謀之妙者必能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追彼而成我也彼用圓者謀令不行彼用方者謀令不止然則圓行方止理之常也吾謀既發彼不得其常豈非大功哉至於謀之損益皆爲生辭以論其得失也

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爲之決

夫所以能分威散勢者心眼之由也心眼既明機危之威可知之矣既知之然後能決之

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堤轉圓石於萬仞之谿一本作壑

言善損慮以專心眼者見事審得理明意決而不疑志雄而不滯其猶決水轉石誰能當禦哉自雄而不滯以下十

五字一本誤作正文錯簡在持樞句上

## 持樞

樞者居中以運外處近而制遠主於轉動者也故天之北辰謂之天樞門之運轉者謂之戶樞然則持樞者動運之柄以制物也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

言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不爲而自然也不爲而自然所以爲正也

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

言理所必有物之自然者靜而順之則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若乃干其時令逆其氣候成者猶敗況未成

者元亮曰含氣之類順之必悅逆之必怒況天爲萬物之尊而逆之

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

言人君法天以運動故曰亦有天樞然其生養成藏天道之行也人事之正亦復不別耳

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言干天之行逆人之正所謂倒置之曰道非義而何

此持樞之術恨太簡促暢理不盡或篇簡脫爛本不能全也以上五句一本引稱陶宏景曰

中經

謂由中以經外發於心本以彌縫於物者也故曰中

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執窮者不忘恩也

振起也趨向也物有窮急當振起而向護之乃其施之必在能言之士厚德之人若能救彼拘執則窮者懷終不忘恩也

能言者儔善博惠

儔類也謂能言之士解紛救難雖不失善人之類而能博行恩惠也

施德者依道

言施德之人勤能修理所爲不失道也

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

言小人在拘執而能救養之則小人可得而使也

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困免一本作勉闘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爲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

闘坑謂將有兵難轉死滿壑士或有所因而能免斯禍者伐害能言謂小人之道讒人罔極故能言之士多被戮害破德爲雄謂毀文德崇兵戰抑拘成罪謂人不章橫被縲絏戚戚自善謂天下蕩蕩無復綱紀而賢者守死善道貞心不渝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彫

也敗敗自立謂天朮悔禍危敗相仍君子窮而必通

終能自立若管仲者也

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

命

貴有術而制人不貴無術而為人所制者也

是以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聞聲和音解仇鬬郄綴去郄

語攝心守義

此總其目下別序之

本經紀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

此總言本經持樞中經之義言本經紀事但紀道數

而已至於權變之要乃在持樞中經也

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者謂爻爲之主也

見彼形象其體卽知其容貌者謂用爻卦占而知之也

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

謂彼人之無守故可以影響形容象貌占而得之

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二字別本脫）行不僻濫以道爲形以聽爲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

如是隱情寒郄而去之

有守之人動皆正直衆無濫僻厥後昌盛暉光日新雖有辯士之舌無從而得發故隱情塞郄閉藏而去之

聞聲和音諧聲氣不同則恩愛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

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遞相尅食性氣不同故不相配合也

能爲四聲主者其唯宮乎

宮則土也土主四季四者由之以生故爲四聲主也

故音不和則不（一本無不字）悲是以聲散傷醜（一本無醜字）害者言必逆於耳也

散傷醜害不和之音音氣不和必與彼乖故言其必逆於耳

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

不調者也

言若音氣乖彼雖行譽美盛非彼所好則不可如比目之魚合翼之鳥兩相須也其有能令兩相求應不與同氣者乎

解仇鬭郄謂解羸微之仇鬭郄者鬭强也

辨說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故羸微爲仇從而解之强者爲郄從而鬭之也

强郄旣鬭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

鬭而盛者從而高其功盛其勢也

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汙其名恥其宗

鬭而弱者從而哀其負劣傷其卑小汙下其名恥辱

其宗也

故勝者鬬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

知進而不知退必有亢龍之悔

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强大力倍死而是也

弱者聞我哀傷則勉强其力倍意致死爲我爲是也

郄無極大禦無强大則皆可脅而并

言雖爲郄非能强大其於扞禦亦非强大如是者則以兵威脅令從已而并其國也

綴去者謂綴已之繫言使有餘思也

繫屬也謂已令去而欲綴其所屬之言令後思而同也

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可為可復會之期喜（一本作善）

欲令去後有思故接貞信之人稱其行之盛美厲其志令不怠謂此美行必可常為必可報復會通其人必令至於喜悅者也

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一本作巳）往明疑疑而去之

言既稱行厲志令其喜悅然後以他人庶幾於此者引之以為成驗以結巳往之心又明巳疑疑至誠如是而去之必思而不□

郤語者察伺短也

言郤語之道必察伺彼短也

故一本有言字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

言多不能無短既察知其短必記識之以取驗之相也

動以忌諱示以時禁

既有其短則以忌諱動之時禁示之其人因以懷懼

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卻之

其人既以懷懼必有求服之情然後結以誠信以安其懼心其向語蓋利而掩之則其人之恩威固以深矣

無見己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

既藏向語又戒之曰勿於多方人前見其所不能也

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
欲將攝取彼心見其好學伎術則爲作聲譽令遠近
知之也
方驗之驚以奇怪人繫其心於巳
既爲作聲譽方且以道驗其伎術又以奇怪從而驚
動之如此則彼人心繫於巳也
効之於驗（當從効未作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巳
人既繫心於巳又効之於時人驗之於往賢然後更
理其前所爲謂之曰吾所以然者歸誠於彼人之巳
如此則賢人之心可得而攝亂者理也
遭淫色酒者爲之術音樂動之以爲必死生日少之憂

言將欲誘惑人之心見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之可說又以過於酒色必之死地生日減少以此可憂之事以感動之也

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又以音樂之事彼所不見者以喜悅之言終以可觀何必淫於酒色若能好此則性命漫瀾而無極終會於永年惑人非可以道勝說故惟音樂可以牽其心

守義者謂守以人義探心在內以合一本有者字也義宜也宜探其內心隨其人所宜遂人所欲以合之也

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有繫由而隨一本有之字也

既探知其心所以得主深也得心既深故能從外制內內由我制則何事不行故事有所屬莫不由隨之也

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

小人以探心之術來比於君子必以左道用權凡事非公正者皆曰小人反道亂常害賢伐善所用者左所違者公百度昏亡萬機曠紊家破國奪不亦宜乎

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爲安救亡使存也

道謂中經之道也

鬼谷子卷下

陶宏景注鬼谷子爲道藏舊本吾鄉秦編脩敦夫博覽嗜古精于校讐因刺取諸書考訂譌謬梓行之其畧見自序中元讀鬼谷子中多韵語又其抵巇篇曰巇者罅也讀巇如呼合古聲訓字之義非後人所能依託其篇名有飛箝按周禮春官典同微聲韽後鄭讀爲飛鉆涅韽之韽箝鉆同字賈疏即引鬼谷子證之又揣摩二篇似放蘇秦傳簡練以爲揣摩之語爲之然史記虞卿傳稱虞氏春秋亦有揣摩篇則亦游說者之通語也竊謂書有[illegible]隋志所著錄而今僅存者無不當精校傳世况此編爲從橫家獨存之子書陶氏注又世所久佚誠罔羅古籍者所樂覩也阮

元跋尾